

骆以军
| 著



繁枝错杂、
华丽又认命的
生殖舞戏里，
总有一人被置
于度外

月球 姓氏

童年经验
族群差异
浮荡情欲
城市兴衰

浩瀚的族谱星图，
漫长的时空漂流——
一场大时代下的家族荒谬剧

全然遗弃？1949年后，
历史废墟，小说家却独
所谓“身世”的命定现
人的追忆似水年华，父
零遗地搬演自己荒腔走
不同时空的虚妄巧合同
剧反复上演，却无法止

骆以军
— 著

月球 姓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球姓氏 / 骆以军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95-7681-4

I. ①月… II. ①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861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3.5 字数: 180千字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火葬场	1
办公室	21
超级市场	41
动物园	61
废墟	79
医院	99
中正纪念堂	119
校园	137
KTV	151
夜车	169
钟面	187
逃难	207
山丘	223

升官	235
黑色大鸟	259
大水	275
中山堂	293
梦里寻梦	311
机场	325
公厕	343
漂流的日记簿	361

代后记：停格的家族史

——《月球姓氏》的写作缘起 / 骆以军 399

在历史的裂隙中

——骆以军《月球姓氏》的记忆书写 / 杨佳娴 405

火葬场

正因为我们不是双胞胎，所以我们分别记住了事情的不同部分。像硬币的两面，像拇趾不同大小的左脚和右脚，像第一次在理发店里披着白色罩袍发现镜里时钟数字皆颠倒……

有人来敲我的车窗，我蓦地从放躺的驾驶座上惊醒。睁开眼的那一瞬间，完全断了任何关于时间空间的细微丝绳，整个人漂浮在让人诧异的光亮里。之前便包围住的睡眠状况，除了引擎未熄火的持续抖动，雨刷每隔一阵便呼啦一下拖磨着布着雨丝的挡风玻璃，FM音乐里一个男人女腔的主持人唠唠叨叨和来宾交换着俄国菜里一些咸奶油和马铃薯、鱼子酱这些料理材料的拣选……隐约还意识到，在我车子外边周围，来来去去买菜的阿婆们和小贩吆喝的嗡嗡声响……

我揉了揉很久的眼睛才清醒过来。裤裆里的那家伙因浸入深眠而杠得好硬。来人又敲了一阵车窗，原来是我哥。我要他上车。

“怎么睡那么死？”我哥坐上我旁边的座位，听不出感情地说，“我敲到手都痛了。那些菜贩都在看我。”

我们约在这个农会超市的门口碰面。昨夜两点，我哥先赶回去，他怕阿嬷清晨醒来找不着他。我则和我娘坐着小板凳，在灯光昏暗的佛龕前念经到天亮。

“九点半了，那边应该开门了。”我哥点了一根烟抽着，然后他把烟屁股丢到窗外。“怎么样？还好吧？”我哥说。

“还好。”我说，这时我已把车开上省道。窗外仍飘着雨丝，但眼前积水的道路却阳光灿亮。我好像还完全无法从那自黑

夜延续过来的梦魇般的僵硬情境里彻底苏醒过来。

小玉的尸体，装箱在我的后行李厢里。

我记得在暗黑中，我娘一手托着小玉腰椎的位置，把她僵硬的身躯往箱底盘，一手努力地把她下颌到颈脖的部位往胸前压，并且柔声但慌乱地哄劝着：“小玉，来，乖乖，妈妈弄舒服，来，听话。”仿佛她还活着似的。

但那纸箱实在太小，且那时小玉已死了八个钟头，尸体整个僵硬了。我娘甚至还把小玉的头颅硬往直伸的前肢侧边塞。我娘的动作在那极暗的亮度里恍惚如梦，也许她亦在那催眠的状况下，以为自己的手劲如许轻柔，她似乎想把小玉直挺挺的尸身团成像羊膜里婴孩那般蜷缩熟睡的模样。

“妈，我去楼上找个大点的纸箱。”我实在看不下去，便轻轻对我娘说。我很怕她在那种梦游状态下，把小玉的尸体拗断了。事实上在她翻弄小玉尸体的过程，我突然迫近地看见小玉的舌头，像一片没退冰冻硬的扇贝之类的，整片挂在微张的嘴边。我这才确定小玉真的是死了。

我从阁楼上找到一只装洗衣皂的纸箱，拿到楼下时，发现我娘在黑里，抚着小玉的尸体哭。

然后我和我娘，把那纸箱的箱底铺上厚厚一层印了往生咒的黄宣纸，垫一张毛巾被，然后把小玉的尸体从原先的那只箱里抽出，平躺进后来这个纸箱，再盖一层往生咒宣纸，最后封箱。我因为害怕从那尸身持续流出的污水，会留在我车子的行李厢，另外再用两个黑色大垃圾袋，把那纸箱整个

密封包裹。

这整个帮小玉尸体装箱包裹的过程，只有我和我娘在那间微弱红光的佛堂里沉默地进行着。我心里有一个想法，即是我身旁这个老去的母亲，一定正感伤却柔弱地想着：这个儿子，在这一刻，又回到她身边了。

从我听到小玉死去的消息，赶回家，开了门，要另外那几只骚动的狗安静，然后再开饭厅的门，我娘和我哥我姐隐在香烟弥漫的氤氲里诵经，他们无声地转过头来看我。然后我加入他们一起诵经。小玉的尸体躺在通往浴室的门槛边，上面盖了一床薄被。然后我哥离开（趁天亮前赶回我阿嬷那儿），我姐满脸泪水地去睡。这后半夜，就只剩我和我娘在黑里，摇头晃脑半睡半醒地诵经。

我娘像唱诵那些经文的节奏一般地，低声对我回述小玉死亡的经过。她说，将近十点多吧，小玉突然从床铺站起，摇摇晃晃走进饭厅。“玉是不是要喝水？”我姐问她。然后小玉走进浴室，蹲了下来，“玉要尿尿了。”我娘和我姐便跟过去。但小玉似乎发现正光着身子在浴室里的我父亲，她抬头看了看他，又巍巍颤颤地退出了浴室。我娘她们急了起来，对我父亲吼：“爸爸，玉要尿尿了，你先让一下吧。”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在静止前的那一刻，像慢动作般，所有人的目光停在浴室磨石地砖上，发生的那几个停格的动作。

小玉蹲下。尿了一大汪的尿。然后试着要挣站起来。可

是她却从侧边直直倒下。

我娘冲过去把她抱进怀里，小玉睁着眼，打了三个哆嗦，就没了鼻息。

我听我娘说着，心里老大不忍。我像个浪子一样把小玉捡了回来，丢给了这个家里的人，自己却鲜少踏进这家门一步。光影侵夺，小玉得孤单机灵地和这屋里的人建立交情。我那衰老的父亲、我那个性刚强的母亲、我嫁不出去而用极浓香水遮掩自己身上一股衰败气味的老姑娘姐姐……

她后来和他们处得融洽极了。但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寂寞伤心，恨透了我。

没有人知道。我是说，我不敢告诉我娘他们，这个以猫犬之形，在我家混了十几个年头——当初抱她回来的年轻么子，如今已是一个前额秃顶的中年男人——的那个小玉，那只狗，其实是我父亲在外头的女人。

我和我哥把车绕进一家保龄球馆和一家综合医院的小路，然后，像是某种流光回转或从某一叙事段落跳到另一叙事段落的不耐快转，摆动着雨刷的挡风玻璃前迷宫般地换着我们长大后便不再看过的景色：一丛竹林旁边是一株果实垂累的芭蕉、一户铁皮顶红砖房门外对着车吠的黑狗、一架用竹竿和竹叶覆搭成的车篷里头停了辆黑色奔驰、另一个垂直角窄弯扑鼻而上的是养猪人馊水的恶臭……

最后我们把车停在一个打了水泥的空地的铁架棚前，那铁架棚的橘红漆钢梁上用木板红漆写了个招牌“康宁企业社”。

“这里对吗？”我问我哥。这个搭筑在这一片省道旁无法变更地目¹的荒瘠农地上的违建铁工厂，竟是我们小玉最终的送行之所？

我和我哥把装着小玉尸身的纸箱一前一后抬进那个铁架棚里。有一个穿着黑皮夹克理平头戴茶色墨镜老大模样的中年男人，从这个空旷屋里唯一的一张大办公桌后站起身招呼我们。

“刚过身？”“欸。”“怎知我们这边？”“看杂志上的广告。”“你们是从保龄球馆那边进来的？”“嘿，有够难找的……”

我哥用闽南语和他交谈着。这些时候我总觉得他比我更能融入这个我们那衰老崩圯房子之外的世界。

我们跟着男人走进后间，同样极空旷的空间，摆着两台巨大的上了绿漆的机器，像是车床或我们小学时学校蒸便当间里挂满钟表般仪表的蒸汽锅炉。我猜那大概就是火化尸体的焚化炉吧。

一旁还有一张桌子布置成简单的神坛，供着地藏王菩萨。男人点了两炷香，要我们简单祭拜一番。然后要我们把纸箱外头的垃圾袋拆开。

“不能连箱子一起烧吗？”我想起我娘在暗黑中，低着头往小玉尸身周围填塞那些往生咒宣纸。

“不行吔。”男人拿了把美工刀给我们，然后费力将那台

1 地目：台湾惯用语，即土地使用方法。——编注，下同

绿色机器里一个石头平台像抽屉那样拉出。

我哥用刀子利落地割着胶带封死的垃圾袋和那只箱子。我突然有一种想掩耳尖叫的冲动。不能拆开！

会被发现的！

仿佛窸窣作响，一层一层剥开后，从那纸箱坍塌吐出的，会是一具秀发如乌云、白腴丰满的女体。

我记得光翳的最里层，胡乱在扭动时，总会在肘部、耳后、肩胛、臀部或大腿外侧，这些裸露身躯的突出部位，凉飕飕地感觉贴到一层延展度极强的薄膜。

我记得在那光雾里，女人裸身背着我坐在床沿，低头在专注弄着什么。女人腰际滑下尾臀处有一条膘肉，随着她的动作拉扯着。后来我发现她正在擦拭她胯间流出的精液。这使我愤怒且羞耻。

“我比起我爸如何？”突然残忍地问道。

记忆里女人哭了起来吗？还是突然变脸，像个母执辈训斥后生小子，虎着声要我快快把衣服穿上？（她究竟是我父亲的女人呵）

会被发现的。

女人说：“有一天我死了，一定要从你家大门里抬出来。”

箱子拆开。我哥掩住鼻，“怎么那么快就臭成这样？”覆盖的经文纸整叠整叠被尸水给浸湿了。

那个男人戴上一副橡皮手套，把小玉的尸体搂抱放到那台机器的石头平台上（他真是专业）。非常讽刺地，刚刚被我

和我哥无比庄重抬进来的，包装得漂漂亮亮的棺槨，此时被割拆成一堆沾了尸骨臭污水的破烂塑胶纸和牛皮纸碎片。我们碰都不敢碰。

小玉这时平躺在那块烙烧着之前尸灰污迹的石台上。我又看见她嘴角那像冷冻扇贝整片拖出的舌头。男人职业惯性地称赞着这尸体的头型真好，伊生前一定聪明过人。我哥谦虚地敷衍着。这时我又有一种想发狂尖叫的冲动。男人很费劲地将那平台推进绿色机器的肚膛里，把铁门关上，然后把一个船舱锁钮那样的圆铁盘旋紧，把高温焚烧的电门打开。

也许我的尖叫声被那机器的轰轰巨响盖住，脑海里出现的是一具华丽腴白的女体被烈焰吞噬的画面。我们回到外间那张办公桌，我哥点数钞票给那家伙。“贪财，贪财。”男人说。

男人说约半小时可以“烧干净”。我和我哥则跑到这座铁架棚屋地下间一处阳台上的金炉烧纸钱。那阳台凭着一条小溪的溪谷而建，奇怪的是这样远远眺望着那条灰绿色的小溪，我竟可以看见一整群苍白孱瘦的小螃蟹，像蟑螂那样欢欢躁躁地爬过堆满塑胶垃圾的浅滩，然后钻入水势湍急的溪流中。我甚至还看见其中一只落队停下，边舔着它那湿漉漉的瘦前肢。

金炉旁放着两只塑胶千辉打火机供人使用，我哥点着一摞纸钱扔进炉里作火引子，就把其中一只放进口袋。

又来了。我心里想。

然后我们像外头混的人那样装腔作势地互相打烟，我哥

用刚刚才偷来的打火机替我点烟。

我们在一些细微的小动作上讲究着：譬如打烟时，用手指轻弹烟盒使烟头滤嘴恰伸出两根，这样连烟盒递向对方时，被敬烟的一方要抽内侧的那根表示敬意。我哥替我点烟时，我注意到他用另一只手上来遮护蔽风，这样我必须圈着两只手掌护着嘴上呼噜吸着的烟，表示同等的礼貌。等到烟头的火头确定燃着了之后，要非常体贴细腻地用食指并着中指轻轻敲他点火的手，表示点着了可以了谢了……

我们两个那样静默地对着抽烟。这许多年过去，我娶妻、生子、身材发福、注意力涣散……慢慢朝着一个中年人的疲惫世界走去。我哥则因甲状腺亢进整个人清瘦看不出年纪，他的衣着却愈来愈无法遮掩地像个流浪汉。某些时候，我有一种我变成哥哥而他是我弟弟的错乱幻觉……

这时我哥突然开口说：“所以说哪……”

我无法清楚完整地记下我哥那天全部的谈话，我记得他的大意是说：因为人类的寿命和动物的寿命是如此的不同——人嘛最少平均活个五六十岁，而一条狗的一生顶多活个十五年，所以一个（有养狗习惯的）人的一生几乎总可以经历不同的三四代狗的一生（“这是件伤心事。”我哥他这么说）。可是可怕的是，你也不是无止境地替这些狗送终，大约第三代的狗送完了终，人的这一生也就差不多过到尽头了。

“我们家里，”我哥说，“上一只狗挂掉的时候，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不是说发誓不再养狗了？”

是啊。我笑了起来。那怕已不止十年前的事了。我记得那只狗叫小花。它死的那天恰好是大年除夕，我记得我们是在屋外远远近近的鞭炮和蜂炮声中，一家人像圣母抱婴图那样环绕着，看着光晕的中央那只狗慢慢断气。我记得我哥并不在那幅画面中。他那时在小金门当兵。

我记得第二天一早，是我爸用个纸箱把狗尸装了，带着我和我姐，扛到河堤外面的一片苗圃林中，挖个坑把它埋了。后来一两年的大年初一，我还会和我姐带着香和年糖、橘子，到河堤外的那片林子里，找一个大约辨识的位置祭拜一番。

之后河堤被拆掉改建成环河快速道路，我们再找不到出口可以到那堤外的河滨，且原先的那片林地被铺上水泥变成驾驶训练场。我们就没再去过了。

那时我姐仍是个二十来岁、美如春花的年轻女孩。我还只是个高中生。

我娘还在更年期的模糊地界（那时还没有现今这些大打广告的什么超薄护垫什么蝶翼，所以总在厕所的纸篓里，时序纷乱地发现她和我姐那铁锈甜腥味的一大坨经血棉纸）。

我爸还未退休。

再前一只狗呢？我和我哥又像小时候那样专注地讨论一个共同的话题了。似乎那幢房子的空间线条、明亮度和气味，亦随着一只狗递换着另一只狗的身世倒带而快速改动着。

那只狗叫做萝卜。

我记得。

我记不很清楚了。我记得那是一只大白狐狸狗。

那又是另一个十几年前了。

那时我才刚小学吧？

对，萝卜跑掉的时候，我小学五年级了。

那时我们父亲卧房的纱门还没拆掉。他们卧房里还是放着那张大木床。还有那张老梳妆台。门内有一面大镜子的老衣柜。

我们捉迷藏常会躲进去。

那时饭厅上面还没加盖那间违建阁楼。菩萨香案也不是在饭厅。那时后面有一条防火巷，还没推出去，洗衣机和晾衣竿都在那里。厨房也是旧的，还有一个贮藏木棚，萝卜就睡在那木棚里。

在那样的画面里，我娘总是穿着浅色的连身洋装，在那种了杜鹃、桂花、木瓜树、铁树、九重葛和一个棚架金银花的院落里穿梭进出。那个年代的台北似乎不像后来如此雨季漫长，不像后来父亲扫起满园落叶堆在木莲树根处永远也化不成肥土，永远潮湿腐烂漫着一股似酒似醋的馊味。

你记得那时的院落里总是日光灿烂。你娘穿着白色、浅蓝色、粉黄色洋装，在那园里穿梭进出。你总记得那纱门拉开弹簧的延展声和摔上门后的砰然声响。你记得家里有一台红塑胶壳的电唱机。你娘曾经买了好几张类似《蓝色多瑙河》、《天鹅湖》之类的圆舞曲唱片，在那绿荫明亮的背景后面播放。

似乎在那个时间瀑布的上游（那时绝不知道后来的一切